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ane Austen**  
简·奥斯丁



文学名家研习系列（英国卷）之二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ane Austen

简·奥斯丁

Janet Todd © 著

张群 © 导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奥斯丁 / 托德(Todd, J.) 著; 张群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 英国卷)

ISBN 978-7-5446-0863-3

I. 简… II. ①托… ②张… III. 奥斯丁, J. —人物研究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6632号

图字: 09-2008-084号

*Jane Austen*, 1st (ISBN 978-0-521-67469-0) by Janet Todd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reprint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本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谢 宇

---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965 1/16 印张 11 字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5446-0863-3 / I · 0044

定 价: 3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编委会

主任：王守仁（英国卷） 虞建华（美国卷）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岚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刘守兰 云南师范大学

朱 刚 南京大学

朱振武 上海大学

李维屏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其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其莘 中国人民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董洪川 四川外语学院

## 总序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国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国外引进了这套“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正如封底文字所说，本系列丛书旨在向学生介绍英美经典作家，而普通读者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也会发现这套丛书富有吸引力。

英国文学是英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英国文化与文明的精华，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英国文学是英语语言艺术的结晶。英语表意功能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或高雅，或通俗，或含蓄，或明快，或婉约，或粗犷，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国作家作品里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要真正掌握英语，必须阅读和了解优秀的英国文学作品，英国文学因此成为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发生着影响，文学也遵循自身规律，历经了盎格鲁—撒克逊、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等不同历史阶段。“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英国卷）是开放式的，首批推出莎士比亚、奥斯丁、康拉德、叶芝、T·S·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贝克特等8位名家，他们均为英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对推动英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8位名家的创作领域涵盖了小说、诗歌和戏剧，而叶芝、T·S·艾略特和贝克特分别为1923、1948、196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本系列丛书入选名家的经典性。

大学本科课程要符合基础性、研究性和前沿性的要求。本科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让学生掌握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使之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能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会使用研究方法，进行学术探讨；另外，要让学生知悉学科

发展的最新动态，对专业领域内的前沿课题有所了解。“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英国卷）的设计思想和内容与大学本科教育的要求基本上是吻合的。每册书均由学有所成的专家一人撰写，一气呵成，而不是多人合写的论文集。作者均为专业领域里有着较深造诣的学者，对材料驾轻就熟，可以针对本科生的水平，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每册书的基本内容为作家的简要生平（Life）、主要作品（Works）、历史语境（Context）和作品接受情况（Reception），不仅比较全面地提供相关作家的基本信息，体现基础性特点，而且以作者深厚的学术研究为依托，从独特的视角解读剖析文本，系统梳理各种评论观点，介绍最新研究进展，引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因此，本系列丛书也可用作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文学方向研究生的参考书。书末附有进一步学习所需的阅读书目，推荐了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对学生撰写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很有帮助。

应当指出，阅读英国文学指南类书籍并不能替代阅读英国文学作品本身。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道德（ethical）和审美（aesthetic）指向，正如巴金所说，它们教育人，要人变得更好，同时给人美的享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阅读文学作品的体验：有时，一本小说、一首诗或一出戏会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激奋，让我们思绪万千，难以释手。我们之所以能有情感的涌动和心灵的感悟，是因为我们对真善美有追求。部分英语专业学生因为中西文化差异和英语语言水平的障碍，无法从阅读英国文学原著中获得愉悦。我们应努力改变这种局面，让学生对英国文学有发自内心的热忱和需求，在阅读过程中找到对文学的美好感觉，而对英国文学名家的研习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文学世界。

近年来国内已出版了几套英国文学指南或导读类书籍，但“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英国卷）于2006年才问世，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一套，材料新，观点新，兼顾普及性和专业性。我相信“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英国卷）会成为我们学习英国文学的良师益友。

王守仁  
南京大学

## 导 读

◎ 张 群

饮茶、喝咖啡是英国人的嗜好。午后闲眠，或捧一杯香茶，必然清香四溢；或饮咖啡一杯，定会醇香扑面。如遇上明媚的阳光，这四溢的飘香更是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要是手上再捧一本简·奥斯丁的小说，那便是人生一件惬意之事，宛若置身世外桃源，让人沉醉，乐趣无穷。简·奥斯丁的作品常把人带入一个恬静、安逸的世界中。阅读她的作品，人们总有惬意无穷的感觉，一种跨越时空、充分领略英国摄政王时代（1810—1820）风情的愉悦体验。简·奥斯丁的小说，既有香茗的清新，又有咖啡的香浓。品尝者若想充分领略个中滋味，必然要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其小说的精髓。眼前的这本《简·奥斯丁》为你细细地品味其作品所漫溢的“清茶之香”和“咖啡之醇”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才女奥斯丁出生于英国南部汉普郡的小镇斯蒂文顿。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母亲出身名门望族，气质过人，修养出众，颇具文学素养，喜欢在家里举行读书会，整个家庭常常漫溢着浓郁的书香。少女时代的奥斯丁便徜徉在书的海洋里。博览群书，丰富了她的知识，拓宽了她的视野，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小小年纪的她常以家人为题材，大胆地练笔，创作了一些讽刺作品，时常引得全家人忍俊不禁。这些讽刺作品尽管稚嫩，但情感真挚，富有创意，处处透视出奥斯丁早慧的才华和高卓的创作才能。这些作品经过她反复斟酌、修改和润色，有些已成为她嗣后创作的代表小说的精彩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奥斯丁早年并没有接受过正规而系统的学校教育，而是和姐姐待在家里，博览文学作品。才堪咏絮、秀外慧中的奥斯丁不仅文学才华过人，而且颇富音乐天赋，能歌善舞，对乡村舞会尤为着迷。这些从她在小说中对舞会不厌其详的精彩描绘便可见一斑。但独特的生活经历限制了奥斯丁的生活圈子，使她难以放眼天下，融大千世界于自己的小说

之中。她只是蛰居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三寸象牙塔”里，局限于家庭和寥寥几位朋友之间，自得其乐，并且乐此不疲。

不过，生活圈子的狭窄并没有影响奥斯丁对生活的深邃洞悉。她通过对“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描述，自然、娴熟地展现了自己对生活、对女性、对婚姻、对伦理道德等问题精辟而独到的见解，抒发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她痛苦地发现，世道对于女性实在太不公平。当时的英国，对于没有财产、受过教育的妇女来说，婚姻是她们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开篇便说：“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对于一位没钱的单身女人来说，设法嫁给一位有钱的男人，摆脱穷困、过上体面的生活，便成了另一条世人公认的道理。如果此路不通，又要自立谋生，那些知识女性就只能到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然而，家庭教师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恰如奥斯丁在《爱玛》第三十五章中感叹的那样，还不如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她们地位低下、收入微薄，被视为下等贱民，常遭世人白眼，倍感人间冷漠。作者在《爱玛》中指出：“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当然令人耻笑，惹人讨厌，是儿童耻笑的对象。”因此，对于广大的未婚女性而言，寻找一个如意的有钱郎君，便构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深受这一痛苦折磨的奥斯丁，自然也深谙这个“举世公认的真理”。于是，她把婚姻作为其小说描写的最重要的内容便是顺理成章之举了。用奥斯丁自己在《傲慢与偏见》开始时的话说：“我写的是爱情和金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写的呢？”同样，眼前这部著作《简·奥斯丁》也没有海阔天空地神侃，恰是紧紧围绕奥斯丁的六部代表作，集中论述主人公们的恋爱、婚姻和家庭，揭示金钱、地位与婚姻的关系，对深入理解奥斯丁的恋爱观、婚姻观、金钱观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文坛盛行夸张的戏剧性浪漫小说，人们对此心存厌烦。这类小说恰如镜中花、水中月，虚无缥缈，脱离现实，与人们的平凡生活相距甚远，而且数量过多、过烂，因而招致非议。玛丽亚·艾奇沃思（Maria Edgeworth, 1767-1849）等人的小说便是典型的代表。对此颇有微词的奥斯丁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以现实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直接



源泉，从平凡的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在英国文坛刮起了一股朴实无华、清新扑面的现实主义之风，使得广大读者如沐春风，好似奥斯丁写的就是他们，就是专为他们创作的。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话说，奥斯丁是第一个现实地描绘现实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是英国摄政王时期最敏锐的观察者。她准确地分析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性质和文化的品质，记录了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司各特也坦承，奥斯丁十分擅长描写平常生活的各种纠葛、感受以及人物，其水平之高是他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尤其是她那种细腻的笔触、真实的描写，将平常的凡人小事演绎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他叹为观止，拍案称奇。

现代评论家也盛赞奥斯丁精于小说创作的谋篇布局，擅长运用平凡的情节揭示生活悲喜的精湛技巧。她的作品揭示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孕育了英国的家庭文学。奥斯丁不停地探究青年女主角从恋爱到结婚过程中是如何发现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的。这种着力分析人物性格以及女主角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创作手法，迥异于英国18世纪的小说传统，与现代生活十分贴近，富有很强的真实感和时代性。正是这种现代性，加上她机智风趣的文风、优雅流畅的文笔、巧妙的构思和引人入胜的情节，使她的小说犹如磁石一般，长期吸引着读者。这一切均是眼前这部著作讨论的重点内容。

奥斯丁正是以其诸多的独特性和开拓性，在文豪辈出的英国文坛占得重要一席，尤其在英国女作家当中，她更是一颗熠熠生辉的灿烂明星。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杰出成就，主要是她敢于挑战前辈，挑战权威，能够洞若观火，一语中的地道出文坛的时弊，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适合时代需要的文学作品。倘若她没有这番胆量，没有明锐的洞察力，没有出众的文学才华，她怎么能深入堂奥，并探骊得珠？怎么能通过如椽之笔，把英国社会的婚姻伦理观演绎得栩栩如生？又怎么能假物喻象、字字珠玑地写下她的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虽然只是片羽吉光，但不可否认，它们个个都是饶富况味。这也是为什么奥斯丁的作品自始至终能够引人入胜的原因所在。

本书的作者珍妮特·托德（Janet Todd，1942-）是英国阿伯丁大学教

授，简·奥斯丁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是奥斯丁作品重要的编辑者。她专事妇女文学研究，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女性作家，成果卓著，著作等身。为了帮助广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奥斯丁的作品，让广大教师更生动地传授奥斯丁的作品，使广大学者更好地把握奥斯丁作品的研究方向，珍妮特·托德写下了这部短小精悍但内容详实的奥斯丁及其作品研究之作。该书不仅对奥斯丁的生平及其时代特点进行了生动有趣的概述，而且还对奥斯丁时代英国文坛创作风格进行了准确的分析，着重表现了奥斯丁与当时英国文学传统的迥异性和独创性，以及人们对奥斯丁评价的演变过程，同时还对奥斯丁的六部重要小说逐部进行了细读和分析，并辅以大量的背景材料，以帮助读者更好、更深入地理解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提供了40多本有关奥斯丁研究的书目，为广大读者和奥斯丁研究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指南和参考资料，同时也展现了奥斯丁研究的丰富成果，大大地拓宽了读者的视野。在这些成果中，许多都是近几年完成的。由此可见，人们对奥斯丁研究依然热情不减，硕果不断。

今天的简·奥斯丁，可谓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然而她在世时却默默无闻，未能享受世人的礼赞和敬仰，尽管创作了六部传世之作，却没有引起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足够注意和重视。她虽然与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同属一个时代，但其知名度与司各特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就连同时代的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弗朗西斯·伯尼（1752-1840）、玛丽娅·艾奇沃思也比她的知名度高出许多。鲜有著名的评论家和作家对她进行积极的评价，只有司各特独具慧眼，对她褒奖有加，盛赞她一改英国文坛腻人的浪漫气息，注入了清新的现实主义之风，极大地缩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司各特指出“这位年轻的女士（即简·奥斯丁）对于描写复杂的关系、人物的情感和日常生活颇具才华。就我而言，这是我见过的最出类拔萃的创作……如此才华横溢的作家这么年轻就离开了人世，实属可惜！”司各特的感叹确实表达了人们对这位英年早逝才女的无限哀怜。

奥斯丁真正引起世人的关注，是到了19世纪后期。1870年，奥斯丁的侄子詹姆斯·E·奥斯丁-莱出版了《简·奥斯丁回忆录》一书，对奥斯丁进行了崭新而深入的研究，给予她崇高的评价，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她不屑的历史，引发了简·奥斯丁的研究热潮。人们开始把她的作品奉为英国民族的宝贵遗产。亨利·詹姆斯甚至称赞她是“我们亲爱的，我们大家亲爱的简……”。即便如此，对简·奥斯丁嗤之以鼻之声仍然不绝于耳，尤其是在19世纪美国的男性作家当中，如库柏、爱默生、马克·吐温和庞德等等。

到了20世纪，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读者和评论界对奥斯丁予以高度评价，对她的讥讽、幽默，她的创新性的写作手法以及她富有启迪的作品主题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高度的认可，从而使她跻身于英国文学大师的行列。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女权主义批评的兴起，奥斯丁研究又兴起了新的高潮，奥斯丁重新成为人们热评的对象。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人们对奥斯丁的婚姻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女权主义批评者对奥斯丁的评价出现了分歧。有的批评奥斯丁过于强调女性对婚姻的依恋、对男人的依附、对家庭的依赖，从而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而有的则赞扬奥斯丁敢于突破宗法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大胆描写女性冲破种种樊篱，克服种种世俗，勇敢挑战男人的“权威”，不懈地追求自身的幸福，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实属难能可贵。有的女权主义者甚至把《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看作是现代女性的先驱，女权主义者的雏形，认为奥斯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女权主义思想，甚至在朦胧之中具有一些女权主义的意识。20世纪70年代，还有的评论家，如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教授艾里斯泰尔·达克沃斯（Alistair Duckworth）和玛丽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等试图把奥斯丁阐释为一名政治作家，认为奥斯丁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和宗教等倾向。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奥斯丁的小说，分析了这些作品中的资本主义元素。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如爱德华·W·赛义德，又从殖民主义的角度，试图证明奥斯丁是一位后殖民主义作家。他们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人民的奴役和剥削，阐释奥斯丁作品的后殖民主义特

质。由此可见，人们对奥斯丁的研究不断翻新，成果斐然，对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奥斯丁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这些研究在本书中或多或少地都可见一斑。

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评论家们纷纷摆脱种种理论的羁绊，采用全新的美学思想，着力从奥斯丁作品本身的叙事风格和讽刺特点等方面进行文本解读。这种批评通俗易懂，广大的普通读者很容易接受。同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奥斯丁批评的一种回归。在这种批评中，D·A·米勒（D. A. Miller）的《简·奥斯丁，或风格的秘密》（*Jane Austen, or The Secret of Style*, 2003）一书颇具影响力。另外，世界著名的简·奥斯丁研究专家约翰·威尔特希尔（John Wiltshire）的《简·奥斯丁与身体》（*Jane Austen and the Body*, 1992）一书，从性别和心理的角度揭示奥斯丁作品的文化内涵，也是值得一读的研究著作。总之，奥斯丁研究一直是英美文学的热点之一，而且研究方法新颖，视角独特，对全面、准确地把握奥斯丁的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这些方法珍妮特·托德在本书中都进行了必要的介绍，读者从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奥斯丁批评的发展轨迹。

简·奥斯丁是一位被誉为“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作家。她的小说尽管题材平淡，视角狭窄，主题大同小异，既没有狂野奔放的激情，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更没有惊心动魄的渲染，大都是关于简·奥斯丁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是她对这种生活与交往的理智的观察，但恰恰是她的这种平淡与写实，平凡中见真实，加上她细腻的笔锋，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使她在英国浪漫主义小说盛行的时代脱颖而出，以其理性的光芒、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智慧、俏皮和幽默，使得那些无病呻吟的感伤小说、矫揉造作的烂情小说失去了容身之地，从而成为英国文坛的一朵奇葩。这也是为什么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对她的作品始终兴趣盎然，研究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部分原因。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简·奥斯丁记录了英国在前工业时代最后的富丽堂皇，自己也因此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Nielsen Bookscan统计数据表明，单单《傲慢与偏见》现在一年往往就能售出30万本左右。而她的小说还不停地被改编

成电影和戏剧，更是极大地引发了人们对她的热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最近，由安妮·海瑟薇主演的奥斯丁传记电影《成为简》以及《简·奥斯丁读书俱乐部》已经上映，不久还将放映《简·奥斯丁全集》。剧作家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s）正准备把《曼斯菲尔德庄园》、《诺桑觉寺》、《劝导》以及《理智与情感》推上《大师剧场》（*Masterpiece Theater*）。奥斯丁现已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宝藏”。

在中国，人们对英国文坛的这位奇才女子的热情经久不衰，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她的小说均已译成中文，有的甚至有多达近十种不同的译本，如《傲慢与偏见》，吸引了大量读者。当然，译本过多，自然良莠不齐。就《傲慢与偏见》而言，王科一译本较好，孙致礼的译本也值得一读。至于中国学者每年发表的有关简·奥斯丁及其作品的研究论文也是数量可观，发表的研究专著时有所见，如张佑周的《奥斯丁作品研究——英国近代女作家研究之一》等。《奥斯丁精选集》（朱虹编）也是帮助读者了解这位作家作品全貌的一部可读之作。

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说的那样，简·奥斯丁的小说沁人心肺，但要从不同的角度真正品尝个中的香醇也不是轻易之举。珍妮特·托德的《简·奥斯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读者实现这个愿望。该书对喜爱、研究简·奥斯丁及其小说的英语专业研究生、本科生、广大教师等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From *Fragment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Gardening* by H. Repton, assisted by his son, J. A. Repton (London: printed by T. Bensley and Son, for J. Taylor, 1816), opposite p. 58.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 Preface

In this introductory study I am offering a detailed reading of the six completed novels of Jane Austen, together with enough background material for a student to locate the works in their historical moment.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ose novels conceived at Chawton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I have, however, concentrated on what strikes me as contributing most to Jane Austen's universal popularity: her ability to create the illusion of psychologically believable and self-reflecting characters. Her novels are investigations of selfhood, particularly female, the oscillating relationship of feeling and reason, the interaction of present and memory, and the constant negotiation between desire and society. Charlotte Brontë memorably wrote that Austen avoided the passions, that she rejected 'even a speaking acquaintance with that stormy Sisterhood'.<sup>1</sup> Although in a mode quite different from Brontë, Jane Austen – sometimes ironic, rarely unrestrained – has nonetheless become for me on this latest rereading a writer about passion. I am not suggesting that she unequivocally celebrates it but that, through her re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 she reveals a fascination with its literary construction and narcissistic power – and at times its absurd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dical writers, experimental scientists, philosophers, and the literate public were intensely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of the self, especially the emotional self. Living mammals were cut open to see their hearts pump; less brutally, human beings were subject to almost scientific inspection. There grew up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the knowledge of character', so that emotion 'caused by misfortune, evil agents, an author, or a scientist, can invite either objective scrutiny or 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sup>2</sup> The novel served this interest through its experiments with character, while its representations often accorded with attitudes in contemporary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In a celebrated passage of *Tristram Shandy* (1759–67), Laurence Sterne's narrator remarks that if there had been a window onto 'the human breast . . . nothing more would have been wanting, in order to have taken a man's character, but to have taken a chair and gone softly, as you would to a dioptrical bee-hive, and looked in, – viewed the soul stark naked . . . But . . . our minds shine not

through the body.<sup>3</sup> Austen's novels allow limited transparency of the feeling body, but only after the reader has done more than draw up a chair.

I have composed the *Introduction* while overseeing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Jane Austen's complete works and a volume of contextual entries. Some of the arguments and material of the editors and contributors have undoubtedly seeped into the book and, following a remark in *Emma*, 'seldom can it happen that something is not a little disguised, or a little mistaken'. I hope I have noted direct influence and I apologise for inadvertent or distorted borrowing. I would especially like to thank Deirdre Le Faye, Richard Cronin, Dorothy McMillan, John Wiltshire, Edward Copeland, and Brian Southam. I have appreciated suggestions from David Hewitt, Derek Hughes, and Jennifer MacCann. In addition, I am most grateful to Linda Bree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her careful reading of the manuscript. My main debt is to Antje Blank for her help and many insights.



## Abbreviations

- L*            *Jane Austen's Letters*, ed. Deirdre Le Faye,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eferred to in the text by page numbers.
- FR*            Deirdre Le Faye, *Jane Austen. A Family Record*,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Memoir*       James Edward Austen-Leigh,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and other Family Recollections*, ed. Kathryn Sutherland (Oxford: World's Classics, 2002).

Quotations from Jane Austen's novels are taken from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Jane Austen* and sourced to volume and chapter using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 E*            *Emma*
- MP*          *Mansfield Park*
- NA*          *Northanger Abbey*
- P*            *Persuasion*
- P&P*        *Pride and Prejudice*
- S&S*        *Sense and Sensibility*

Subheadings in this book are taken (sometimes slightly adjusted) from Jane Austen's letters, her novels, and well-known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works.